

蘇軾〈登州海市〉之章法結構及藝術手法探析

Study on the writing organization and aesthetics of “The Ocean Mirage at Deng-zhou” Poem by Su Shi

陳宣諭 Shiuan-Yu Chen

臺北市立體育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Taipei 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

摘要

蘇軾〈登州海市〉一詩載其至登州上任五日，得見當地著名海市蜃樓之奇景。然歷史上對此詩是否為真實性，蘇軾是否真見海市，頗多質疑。不管海市是特例偶一為之，恰巧被蘇軾親見，或虛構也好，筆者認為蘇軾是否親見海市並非重點，全文主旨並非在於觀海市，蘇軾只是藉由登州海市景象道出人生仕宦之途亦如海市，以達觀者悠遊世間之順與逆。因此本文試圖從辭章學來分析蘇軾〈登州海市〉一詩之章法結構與藝術手法，去透視其心志呈現，考究儒、釋、道各家思想對其影響。

關鍵字：蘇軾、登州海市、章法結構

Abstract

In the Poem “The Ocean Mirage at Deng-zhou” by Su Shi it was reported that he saw an ocean mirage five days later after he arrived at Deng-zhou. In the history there were a lot of open questions on the truth of this poem if Su Shi really saw the ocean mirage. Maybe Su Shi happened to see it, or he invented it. However,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seeing of the ocean mirage or not is not the key point. He just described the life and career like the ocean mirage by means of seeing the ocean mirage at Deng-zhou to express his philosophical mind to prosperity and adversity in life.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writing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the aesthetics of this poem will be analyz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is thought. In addition it will also be investigated on the effect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on his philosophical mind.

Keywords : Su Shi, Ocean Mirage at Deng-zhou, Writing Organization



壹、前言

蘇軾(1036-1101)〈登州海市〉一詩載其至登州上任五日，得見當地著名海市蜃樓之奇景。然歷史上對此詩是否為真實性，蘇軾是否真見海市，頗多質疑。主要原因是詩末注明寫作時間為元豐八年(1085)十月晦，但登州海市多出現在春夏之交的五、六月，而蘇軾到任已是陰曆十月二十日的初冬季節。加之全詩二十四句卻僅有一句：「重樓翠阜出霜曉」真正刻畫蜃景之象。若從詩末注明的寫作時間，認為此季節是不可能出現海市的，就斷定蘇軾此詩其實是虛構幻想的產物，未免過於武斷。然有學者支持蘇軾是真見海市而作此詩，如當代著名學者周振甫先生從季節的不同形成海市景象的差異思考入手，為此詩作了解釋曰：「原來海市常見於春夏，景象最美，到歲晚時出現的海市大為遜色，所看到的只有『重樓翠阜』，所以只用一句來寫，這正是寫實。」¹肯定蘇軾真見海市，此詩為寫實。

此外，氣象學者林之光先生〈從氣象學論証蘇軾〈登州海市〉並非造假〉一文中提及：「氣象學家王鵬飛教授指出冬季出現蜃景遠非個例。例如清人何凌漢前兩次到登州乞見海市未成。後來，有一次地方官員冬季祈雪成功，置酒蓬萊閣慶賀時意外出現了海市，他當即寫下〈登蓬萊閣〉記載此事。再如，他指出清人黃宗羲在康熙八年(1669)冬，在浙江慈溪邊蓬山也觀看到了海市，並作〈海市賦〉。他的文章還指出，即使冰天雪地的北冰洋瓦罐島上，也有多次見到海市的科學記載。」，林之光先生文中又以氣象學角度論証蜃景出現於冬季的可能性曰：「初冬海水已相當寒冷，而寒冷海水正是形成上現蜃景的兩大必要條件之一，只是秋冬季中恰恰南方來的暖空氣活動特少、特弱而已。因此一旦大氣環流異常，有特別強勁的暖空氣，出現蜃景便並非不可能。」，又曰：「蜃景並非固定地域的高保真實景連續轉播，也不會有規則的季節變化，任何地點、季節，只要氣象條件符合，就會出現。出現的蜃景圖像也由當時的氣象條件決定」²。上述學者皆從現代科學氣象方面證明此詩真實性，若沒有這些論證，其實蘇軾自己也為其詩論證確有此事，在於其將此詩抄寄給同鄉詩友王慶源，並請他轉呈史三儒長老，還特別說明是「數日前偶見之」，以人格來確保此詩真實性。

不管海市是特例偶一為之，恰巧被蘇軾親見，或虛構也好，筆者認為蘇軾是否親見海市並非重點，全文主旨並非在於觀海市，蘇軾只是藉由登州海市道出人生仕宦之途亦如海市，以達觀者悠遊世間之順與逆。因此本文試圖從辭章學來分析蘇軾〈登州海市〉一詩之章法結構與藝術手法，去透視其心志呈現，考究儒、釋、道各家思想對其影響。

貳、「海市蜃樓」探源

海市蜃樓，又稱海市，古稱蜃氣、蜃景、蜃樓。首見於《史記·天官書》：「海旁蜃氣像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像其山川人民所聚積。」³戰國時，海市不為人們所理解，被方士們視為神山。漢代開始，人們以為海中大蛤蜊(蜃)吐出的雲氣所致。晉人伏琛於《三齊略記》亦云：「海上蜃氣，時結樓臺，名海市」⁴。又《唐國史補》卷下曰：「海上居人，時見飛樓如締構

¹ 繆鉞等撰：《宋詩鑑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年)，頁426-428。

² 見林之光：〈從氣象學論証蘇軾〈登州海市〉並非造假〉一文見「中國科學報」2012年2月17日版。

³ (漢)司馬遷著：《史記》上冊〈天官書五〉百衲本二十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頁414。

⁴ (晉)伏琛：《三齊略記》兩浙督學李際期刊本(清順治丁亥10年，1647年)，善本線裝書。



之狀甚麗者。太原以北，晨行則煙靄之中，覩城闕狀如女牆雉堞者，皆天官書所說氣也。」⁵，此即所謂海市蜃樓。直至宋代沈括在《夢溪筆談·異事》對登州海市的成因提出置疑，並做了較具體的描述：「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氣所爲，疑不然也。」⁶這些記敘，爲海市蜃樓蒙上神秘色彩，因平時少見、不易見到，不可捉摸，更顯出其神妙。

明代陸容在《菽園雜記》一書對海市以科學的方式解釋：「惟登州海市，世傳道之，疑以爲蜃氣所致。……觀此所謂樓臺，所謂海市，大抵皆山川之氣掩映日光而成，固非蜃氣，亦非神物。」⁷而《漢語大辭典》對「海市蜃樓」解釋曰：「光線經過不同密度的空氣層，發生顯著折射或全反射時，把遠處景物顯示在空中或地面而形成的各種奇異景象，常發生在海上或沙漠地區。古人誤認爲蜃吐氣而成，故稱。」⁸由於空氣層動盪不定，使得顯現的景物時大時小，時斷時連，忽隱忽現，千姿百態，變幻莫測。

綜言之，海市蜃樓這個奇觀，發生於每年春夏、夏秋之交，天氣晴朗海面平靜之日，海面上奇峰突起，或瓊樓迭現，時分時聚，縹緲難測。實際是海上的大氣層中，由於光線的折射，將遠方物象映現出來的幻景。一種因光線折射而使眼前呈現景物的幻景。光線經不同密度的空氣層折射或反射，常會產生此種現象，多出現於海邊或沙漠。蜃是一種有角的蛟龍，古人以爲海中市鎮，樓臺是蜃吐氣所形成的。中國古代在山東蓬萊(古稱登州)海面常出現海市蜃樓，後用以譬喻虛幻而不可靠的事物，此爲現實世界中並不真實存在的建築物。

參、〈登州海市〉之創作背景

蘇軾因反對王安石變法不容於朝，自請外任。然因支持新法的宋神宗病死，哲宗繼位，神宗之母高太后垂簾聽政，起用反對新法司馬光爲相。於此，元豐八年(1085)六月復職知州，對於登州風景十分嚮往，甚至曾於詩中表露隱逸登州之念頭，如〈余將赴文登，過廣陵，而擇老移住石塔，相送〉詩云：「我亦化身東海去，姓名莫遣世人知」。而在十月十五日到達登州任所蓬萊，寫下〈登州謝兩府啓〉一文，描述登州美景：

眷此東州，下臨北徼。俗習齊魯之厚，跡皆秦漢之陳。賓出日於麗譙，山川炳煥；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閑。顧靜樂之難名，笑妄庸之竊據。⁹

於此文表現出其前所未有樂觀心情，並寫下〈登州謝上表〉：「入境問農，首見父老」¹⁰。雖登州之任，匆匆五日，但對登州蓬萊閣下與天相際的大海，蓬萊仙境海市蜃樓，盡情欣賞蓬萊閣風光，寫下〈蓬萊閣記所見〉：

⁵ (唐)李肇撰：《新校唐國史補》(臺北：世界書局，1959年)，頁63。

⁶ (宋)沈括：《夢溪筆談》卷21《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6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826。

⁷ (明)陸容：《菽園雜記》卷9《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04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315。

⁸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編纂：《漢語大詞典》第5冊(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頁1220。

⁹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46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4月第2次印刷)，頁1329。

¹⁰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23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4月第2次印刷)，頁660。



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忽有如黑豆數點者，郡人云：「海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閣下。¹¹

蓬萊閣是觀賞海市蜃樓的絕佳境地，在此描述到大海的遼闊無邊、平如鏡面，海舶的飄逸、無拘。並且在離開登州之前，有幸見稀世奇觀—海市，欣喜之餘寫下〈登州海市〉一詩，還朝後還寫給詩友王慶源信，其〈與王慶源十三首之七〉曰：

登州下臨漲海，枕簟之下，天水相連，蓬萊三山，彷彿可見。春夏間常見海市，狀如烟雲，為樓觀人物之象。數日前偶見之，有一詩錄呈為笑也。史三儒長老近蒙惠書，冗中未及答，因見，乞道區區，〈海市〉詩可轉呈也。¹²

信中描繪海市景象，更特別說明「數日前偶見之」，為此作了〈海市〉一詩，並欣喜將此難得一見機緣的景象與友朋分享。石刻海市下有詩字末題云：「元豐八年十月晦書呈全叔承議」。全叔即史全叔，詩原是寫給他的，數日後又抄寄給王慶源，並請其轉呈史三儒長老。〈登州海市〉詩前有序曰：

予聞登州海市舊矣。父老云：「嘗出於春夏，今歲晚不復見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見為恨，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焉，乃作此詩。¹³

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十月十五日，蘇軾知登州(今山東蓬萊)，《太平寰宇記》對其地理位置描述曰：「登州，西南至長安三千里，東至文登縣界大海四百九十里，南至萊州昌陽縣二百一十里，西至大海四里，當中國往新羅渤海大路，北至大海三里。」¹⁴又《元和郡縣志》詳述登州設置始末云：「登州，禹貢青州之域，古萊子國。春秋齊侯滅萊至漢為東萊郡之地，後魏孝靜帝分東萊于黃縣東一百步中郎，故城置東牟郡，高齊廢隋，開皇三年改置牟州，大業三年廢，武德初又置，因文登縣人不從賊黨，遂于縣理置登州。」¹⁵十月二十日即接到召還京師的誥命，升任禮部郎中。此詩乃接到誥命後於登州所作，序文說明其對登州海市的無限神往，與歲晚得神助而見到海市，並借登州的海市幻景，抒寫其仕途的感慨。

¹¹ (宋)蘇軾著：《蘇軾全集》卷 71 題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頁 2226。

¹²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卷 59 第 4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頁 1814。

¹³ (清)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第 5 冊卷 26(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頁 2778。

¹⁴ (宋)樂史撰：《太平寰宇記》卷 20〈河南道二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46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171。

¹⁵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縣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4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290。



肆、〈登州海市〉之思想內涵

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十月十五日，蘇軾至登州(今山東蓬萊)上任，十月二十日，接到禮部郎中召還京師之誥命，此詩於接到誥命後，於登州得見海市蜃樓奇景所作。然歷史上對此詩是否為真實性，蘇軾是否真見海市，頗多質疑。主要原因是詩未注明寫作時間為元豐八年(1085)十月晦，但登州海市多出現在春夏之交的五、六月，而蘇軾到任已是陰曆十月二十日的初冬季節。在此從其內容意涵探析其內心深處所欲表達之意，詩曰：

東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歲寒水冷天地閉，為我起蟄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為雄。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伸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斜陽萬里孤鳥沒，但見碧海磨青銅。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¹⁶

「東方雲海空復空」仿李商隱〈代應二首其一〉：「離鸞別鳳今何在，十二玉樓空更空」¹⁷，接下來「群仙出沒空明中」刻畫出蓬萊仙境，而「貝闕藏珠宮」一句運用《楚辭·九歌·河伯》：「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漢代王逸注云：『以魚鱗蓋屋，堂畫蛟龍之文，紫貝作闕，朱丹其宮，形容異制，甚鮮好。《文苑》作珠宮。』」¹⁸一句強調眼前所見海市之象華麗，甚至運用吳筠〈步虛詞十首其一〉：「七玄已高飛，火鍊生珠宮」¹⁹說法，蘊含道教思想。起首四句寫海市的景象，刻畫出其神仙世界之瑰麗與變幻莫測，甚至更深一層加強描述：「歲寒水冷天地閉，為我起蟄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歲寒水冷天地閉」除了點出季節外，此句亦隱含《周易》所言：「天地閉，賢人隱」²⁰，隱約流露出被貶官在外的自己，道出處境艱困的政途。心情正跌落谷底時，立刻又見一道曙光，此時此刻龍王卻破例為我「起蟄鞭魚龍」，因神助而得見「重樓翠阜」之海市蜃樓，正如紀昀曰：「查初白謂只重樓翠阜一句正寫外，全用議論亦避實擊虛法也。若將幻影寫作，縱摹擬盡情終屬拙手。」²¹

蘇軾因得見海市，用了「異事驚倒百歲翁」一句鮮明刻畫其百年難得一見，運用杜甫〈往在〉詩曰：「不知二聖處，私泣百歲翁」²²與杜牧〈池州送孟遲先輩〉詩云：「人生直作百歲翁，亦是萬古一瞬中」²³，就算人生百年亦不過宇宙萬古一瞬，何況蘇軾尚未百年能見此景，多麼難能可貴，人世間的種種一切皆可以憑人力取得，但像海市這種奇景是求之不得，欣喜之餘，卻用「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一句道出這一切都是虛幻，在此出現佛教空無觀思想，

¹⁶ (清)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第5冊卷26(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10月第3次印刷)，頁2778-2779。

¹⁷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第10冊(臺北：復興書局，1961年)，頁3245。

¹⁸ 洪興祖註：《楚辭補註》(臺北：廣文書局，1962年)，頁76。

¹⁹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第16冊(臺北：復興書局，1961年)，頁4944。

²⁰ 《十三經注疏·周易》(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12月初版14刷)，頁21。

²¹ (清)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第5冊卷26(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10月第3次印刷)，頁2778。

²²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第4冊(臺北：復興書局，1961年)，頁1279。

²³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第10冊(臺北：復興書局，1961年)，頁3136。



佛教認為一切法皆「空」，「空」即是緣起無自性，離開緣起，就沒有宇宙，沒有人生，沒有生滅。萬物生於「無」，終必回歸「無」。海市是虛幻的，在冥冥之中誰能主宰其出沒？「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為雄」，面對奇幻的海市，詩人馳騁豐富的想像力，但也對此產生疑異，究竟誰主宰世間一切？

主宰這一切的神明又如何對待蘇軾呢？「率然有請不我拒」，說明了接到誥命得離開登州，赴京城上任，回想過去遭貶種種情景，馬上接續「信我人厄非天窮」相信過去遭受的困厄並非上天對他的懲罰，而是人為所致。因政治立場對立，得罪新黨王安石，從熙寧四年自請外調到作此詩時，經過十幾年顛沛流離，歷經不少政治鬥爭，一貶再貶，甚至下獄，嘗盡辛酸，此時接獲誥命回京，心情是百感交集，欣喜之餘又萌生人世無常，亦如眼前海市一般，瞬息即逝。

然蘇軾終究是百折不撓，人世無常也未嘗有消沈之志，接下來三句：「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以韓愈忠真愛國的正直之氣，感動神明得見海市，隱約之中亦說明自己忠真愛國精神、憐憫百姓的儒者襟懷、正直之氣感動山鬼。黃魯直跋此詩云：「東坡乞得海市，不時見光景神物，亦能愛魁磊之士乎」²⁴。在此運用韓愈〈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詩云：「我來正值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掃眾峰出，仰見突兀撐青空，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²⁵，心情扶搖直上之際，馬上又跌落谷底，「豈知造物哀龍鍾」，在此龍鍾用裴度之事，按《劇談錄》：「裴度微時上天津橋有二老人語曰：『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將』，既歸，僕述其事。度曰：『見我龍鍾相戲耳』。」²⁶，大概是上蒼哀憐我這個老人家，才得見海市。接下來又以薛宣密手書相曉楊湛，欲其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²⁷。在此蘇軾道出「伸眉一笑豈易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今日得見海市，「神之報汝亦已豐」，即使被貶至登州又有何不滿足呢？一再強化得見海市已是天大的神恩。

最後視覺場景又拉回到登州海面上，蘇軾觀察登州海市是從早「出霜曉」一直到傍晚「斜陽萬里孤鳥沒」、「但見碧海磨青銅」，據《海內十洲記》記載：「扶桑在東海之東岸，岸直陸行登岸一萬里，東復有碧海，海廣狹浩瀚與東海等。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²⁸海面又復歸平靜，正如蓬萊閣記所見云：「登州蓬萊閣上，望海如鏡面，與天相際」²⁹，亦如杜牧〈懷鍾陵舊游四首其四〉云：「秋來江靜鏡新磨」³⁰。但這些場景描寫，日落西山，終究不是蘇軾結語，最後再以驚人之語：「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作結，看到海市創作奇文佳詩，有何用？隱約之中道出這回奉召回京，經歷人生風風雨雨，感受到自己

²⁴ (宋)黃庭堅：《山谷題跋》卷 8，見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簡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 年 12 月初版)，頁 82。

²⁵ 蘅塘退士選輯：《唐詩三百首》(臺北：佳禾圖書社，1982 年)，頁 111-112。

²⁶ (唐)康駢撰：《劇談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672-673。

²⁷ 《前漢書·薛宣傳》云：「薛宣字贛君，東海郟人也。……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見(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新校漢書集注》第 4 冊卷 83〈薛宣朱傳傳〉第 53(臺北：世界書局，1972 年 9 月初版)，頁 3387。

²⁸ (漢)東方朔：《海內十洲記》(光緒紀元夏月湖北崇文書局開雕，見善本室)，頁 6。

²⁹ (宋)蘇軾著：《蘇軾全集》卷 71 題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頁 2226。

³⁰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第十冊(臺北：復興書局，1961 年)，頁 3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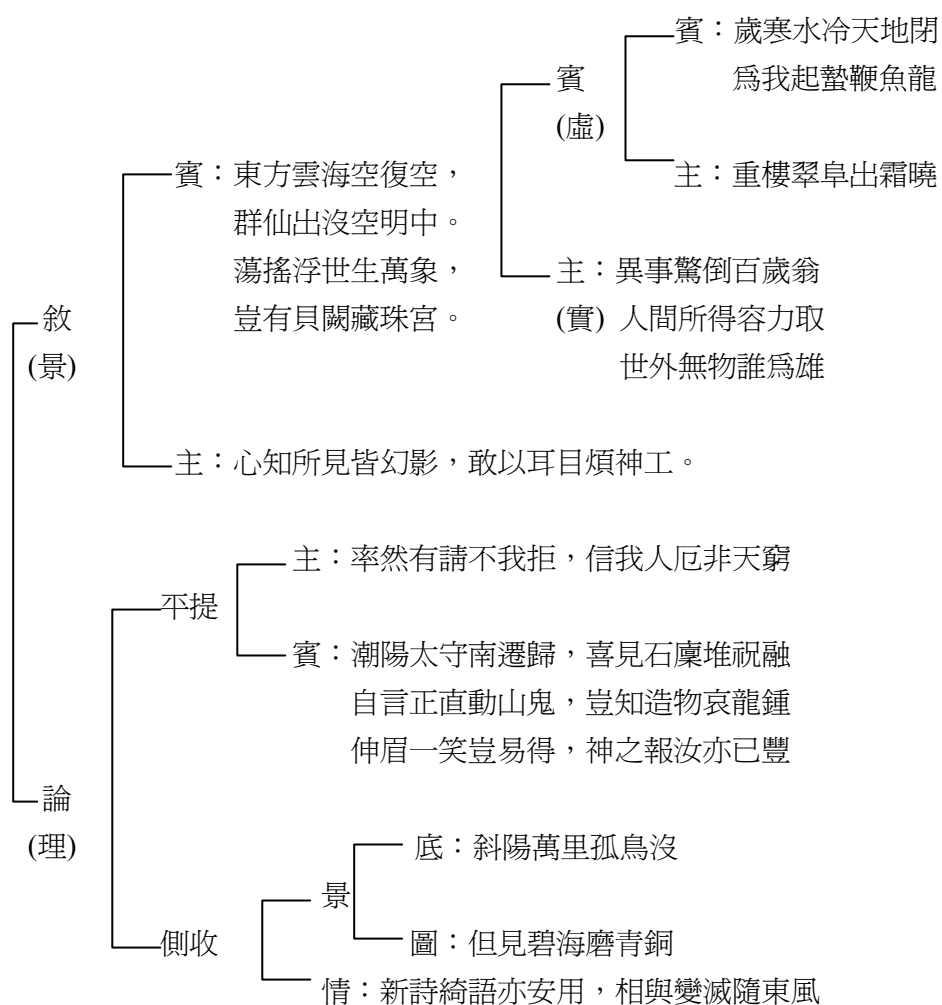


的仕途命運亦同海市一樣「相與變滅隨東風」一語雙關，既指人事，亦指自然，再度回到海市結語，以曠達胸懷處之泰然。

伍、〈登州海市〉之章法結構

此詩章法上錯綜絕妙，以「先敘後論」形式寫成，在第一首詩中於「敘」的部分形成「賓主」結構，使文章產生緊湊組織結構、層次井然的藝術效果，透過多角度的烘襯關係，使文勢呈現跌宕多姿、波瀾翻騰的美感。全詩除了採以「賓主」結構外，更輔以「平提側收」結構，借賓形主的方式道出全詩主旨：「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以及「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二句側收回繳全文。

〈登州海市〉之章法結構表如下：



試析〈登州海市〉一詩如下：

一、敘(景)——蘇軾在此以「賓主」方式，以「東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為「賓」，道出海市蜃樓之景，甚至更加一層描寫在天寒水冷之際，龍王卻破例為我起蟄鞭魚龍，接下來帶出真正的海市蜃樓之象：「重樓翠阜出霜曉」，但這些種種異事都是虛景，都是「賓」位，重點是要強調出「主」位：「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



無物誰為雄」，人間那些東西都可以憑力量得到，但像海市這種奇景是求也求不到的。在「敘」部分形成賓主結構如下：

- (一)在第一層賓主結構中以「歲寒水冷天地閉，為我起蟄鞭魚龍」為「賓中賓」，以「重樓翠阜出霜曉」為「賓中主」，借賓形主，正襯出賓中主位：「重樓翠阜」，除了藉由賓主結構強化出主位外，更點出海市出現的時間、季節為「出霜曉」。藉由眾賓形主方式，如賓中賓：「歲寒水冷天地閉，為我起蟄鞭魚龍」、賓中主：「重樓翠阜出霜曉」正襯出「主」位：「異事驚倒百歲翁，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為雄」。
- (二)在第二層賓主結構中，以「賓」位：「東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正襯出在「敘」這一大段中，真正的「主」位：「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道出這些海市蜃樓之景象是美好的，但又虛無飄渺，一切皆是幻影。

二、論(理)——在此蘇軾以「平提側收」方式，先以「平提」方式敘述潮陽太守韓愈遭貶南遷時，來到南嶽衡山，因自己的正直之氣，感動神明，四周雲霧盡散，得見那石廩峰好像要飛騰起來，落下去堆到祝融峰上面之海市蜃樓景象。在「平提」的部份形成一層「賓主」結構，詩中以「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伸眉一笑豈易得，神之報汝亦已豐」為「賓」位，用韓愈被放逐到南方蠻荒之地，沒有死去，能衣食溫飽已慶幸；裴度龍鍾之時仍微賤，遇天津橋二老人相戲言待此人為將之事，運用一個貶官、一個草民，遑論有朝一日能身為將相之位，就算神明要賜予，亦無能為力的典故。再加之薛宣以手書相曉楊湛之事，言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用眾賓形主方式，帶出「主」位：「率然有請我不拒，信我人厄非天窮」，此亦為全詩主旨所在。雖然詩的旨意已經呈顯出來，但詩並未就此結束，最後再以「情景法」方式「側收」回繳全文。

在「側收」時，採以「情景法」，在「景」的部分，運用「底圖」方式，以「斜陽萬里孤鳥沒」為「底」；「但見碧海磨青銅」為「圖」。「圖底」原為繪畫上的概念，「圖」是焦點，「底」是背景，兩者在同一畫面中會形成互相烘托的關係，因為「圖」與「底」是一個整體，而非不交集的兩個元素。之後再「側收」二句所要傳達意旨為「情」的部分：「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在辭章學中有一種「平提側注」的謀篇方法，將所要議論或敘述的幾個重點，以平列方式呈現，稱為「平提」；而呼應題旨，針對其中一點或兩點來加以詮注者，稱為「側注」³¹。至於行文中將所要論述的幾個重點先平列加以提明，再特別側重其中一點或兩點收結，則稱為「平提側收」。陳滿銘教授首先提出此章法概念，並特別強調此一章法所形成謀篇效果，特別是：「『側收』的部分，都有回繳整體之作用，使得作品更為精鍊、含蓄、臻於『言有盡而意無盡』的境界。」³²因此「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一句收束全詩所有形容海市之景象與韓愈之正直動山鬼，人生的仕宦之路，亦如海市虛幻變滅，言有盡而意無窮。

³¹ 「平提側注」的概念於古文評注名家均提及，如宋文蔚：《評注文法津梁》（高雄：復文圖書，1993年2月修訂版），頁109。羅君籌：《文章筆法辨析》（香港：上海印書館，1971年6月），頁47、52。許恂儒：《作文百法》（臺北：廣文書局，1989年8月再版），頁45-46。

³² 見陳滿銘：〈談「平提側收」的篇章結構〉，收錄於《章法學新裁》（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1年1月初版），頁435-459。



陸、〈登州海市〉之藝術手法

一、賓主相襯之對比美

「賓」位之作用是在輔助之角度，以陪襯出「主」位，使賓主間真假、虛實、古今事件等現象相形，以凸顯本詩主意的藝術謀篇技法。董小玉《文學創作與審美心理》中說：「襯托，原係中國繪畫的一種技法，它是只用墨或淡彩在物象的外廓進行渲染，使其明顯、凸出。這種技法運用於文學創作，則是指從側面著意描繪或烘托，用一種事物襯托另一種事物，使所要表現的主體在互相映照下，更加生動、鮮明。襯托之所以成爲文學創作中一種重要的表現手法，是由於生活中多種事物都是互爲襯托而存在的，作爲真實地表現生活的文學，也就不能孤立地進行描寫，而必然要在襯托中加以表現。」³³而「襯托」的主客雙方，所呈現的就是「陰陽二元對待」的現象。董小玉解釋說：「襯托可以分爲正襯、反襯和墊襯。正襯，是只用相同性質的事物來互相襯托，使之更加生動，更富感染力。也可以說是用美好的景物來襯托歡樂的感情，用淒苦的景物來襯托悲哀的感情。……反襯，是指用對立性質的客體事物來襯托主體，達到服務主體的目的。即用淒苦的景物來襯托歡樂的感情，用美好的景物來襯托悲哀的感情。」³⁴。

此詩先以「歲寒水冷天地閉，爲我起蟄鞭魚龍」正襯「重樓翠阜出霜曉」，用相同性質的客體事物來互相襯托主體，使主體更加生動，更富感染力，烘托出海市蜃樓出現的不凡，竟然是在天寒地凍之時，又是龍王海神爲其揭開神秘面紗。接下來用對立性質的客體事物來襯托主體，再將這些眾賓更深一層形「主」，帶出「異事驚倒百歲翁」，反襯「人間所得容力取，世外無物誰爲雄」，用大自然來反襯人爲渺小，一強一弱，滄海一粟之感於此自然流露。再以眾賓：「東方雲海空復空，群仙出沒空明中。蕩搖浮世生萬象，豈有貝闕藏珠宮」、「歲寒水冷天地閉，爲我起蟄鞭魚龍」、「重樓翠阜出霜曉」反襯出主位「心知所見皆幻影，敢以耳目煩神工」，這些種種奇異之景，不過是幻景，在強烈的對照和映襯下，更鮮明地突出主位與觀點。

前段的「敘景」部分皆是爲了鋪敘接下來「論理」的部分，而「論理」之處才是全詩重心所在，前段的「景」只是「賓」位，「正襯」出古代潮陽太守韓愈也曾見海市，又強化其可見到海市，並非只是潛心默禱所成，而是其爲官清廉正直，因此連天地山神都感動賞賜難得一見千古奇觀。然又以「反襯」手法帶出真正「主」位：「率然有請不我拒，信我人厄非天窮」，蘇軾認爲其過去遭受的困厄並非上天對其懲罰，而是人力造成，一貶再貶。長期坎坷遭遇、不幸命運，最後以「景」收束全文，呼應前段海市之景，人生仕宦之路亦如海市，綺麗文采亦如海市，相與變滅隨東風而逝，在麗景中有哀情，在奇景中有看透人世曠達。

此詩運用審美求同、求異心理，在對比中探究對象與對象、主體與客體、人我審美感受間對立矛盾的心理活動與特徵，詩中連續運用難得一見海市蜃樓之景象，說明人間的功名富貴皆可以憑己力取得，唯獨海市這種奇景是求也求不到，但老天卻爲我開了後門，是因為我的正直感動了山鬼，繼而並在古代遭貶、落魄失意的政壇人物事件中找到安慰自己的影子，生動形象對比，逐漸展現出詩人更高層次的審美情趣。

³³ 見董小玉：《文學創作與審美心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1版1刷），頁338。

³⁴ 見董小玉：《文學創作與審美心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1版1刷），頁339-341。



二、圖底調和之圖象美

「圖」與「底」應是一個整體，而非不交集的兩個元素。被凸顯的「圖」應在所營造的「底」當中，通常以「主位」為圖、「賓位」為底，而底的鋪敘營造是為呈顯出主位，因此詩中「底」為：「斜陽萬里孤鳥沒」，「圖」為：「但見碧海磨青銅」。背景的描寫，其內在邏輯屬於「底」，畫面中所欲強調的重點，在邏輯上屬於「圖」。因背景鋪敘(底)得宜，更能襯托(圖)的展現，使詩的奇幻之景更具感染力。詩末以「底」與「圖」的烘托調和，運用畫面場景為全詩作結。

三、側收結尾之餘韻美感

宋代嚴羽撰《滄浪詩話·詩辨》曰：「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³⁵而「平提側收」帶有「言有盡而意無窮」，整合整首詩的意念情趣而形成一個渾然整體，達到「無迹可求」的境界，亦如鍾嶸所言「文已盡而意有餘」³⁶、司空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³⁷。

在「平側」法中「平提側收」的表現亦呈現並提與側重的結構，但因其發生側重的部分在收尾處。「側收」是在結尾處側重且收束回繳全文。因此結尾應求簡潔精煉，收束有力，正所謂「結文字須要精神不要閒言語」³⁸，以及「結尾關鎖之地，貴乎精密順快，不可使才力有所缺乏」³⁹；又若結尾收束太過直接顯露，作品的發展或將止於有限的字面，不但缺乏藝術魅力，甚而有斷然而止的空懸之感，則結尾應如口有餘味，耳有餘音，求含蓄悠遠，意味無窮。⁴⁰此詩透過婉轉曲達、旁敲側擊的方式表露自己的思想感情，襯托出寫作意涵，末句：「新詩綺語亦安用，相與變滅隨東風」收束本詩結得甚妙，綺文麗詞，奇幻文采終究隨時光流逝，亦如海市相與變滅隨東風，回繳全詩。

四、寬洪和暢之聲情美

聲音和情緒的關係，早已為人所注意，文學作品中也注意音律，特別是詩詞作品及音樂，更注重音律和情緒表達的關係。適切運用語言音律可以增加文學作品的音樂性和藝術美感，也能加強語言所要表現的各種感情。⁴¹王易《詞曲史·構律篇》曰：

³⁵ (宋)嚴羽：《滄浪詩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8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811。

³⁶ 曹旭：《詩品集注·詩品序》：「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1 月第 1 版)，頁 39。

³⁷ (唐)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含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己，若不堪憂。是有真宰，與之沈浮，如淥滿酒，花時返秋。悠悠空塵，忽忽海漚，淺深聚散，萬取一收。」見《叢書集成續編》第 199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 年)，頁 678。

³⁸ (元)王構：《修辭鑑衡》，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82 冊，頁 286。

³⁹ 陶鼎尼編著：《古文筆法探微》(臺南：文杉實業，1986 年)，頁 68。

⁴⁰ 高敏馨：《平側章法析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學碩士班 2004 年碩士畢業論文，頁 26。

⁴¹ 參考謝雲飛：〈作品朗誦與文學音律〉《文學與音律》(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 年)，頁 31-50。



韻與文情關係至切：平韻和暢，上去韻纏綿，入韻迫切，此四聲之別也；東董寬洪，江講爽朗，支紙縝密，魚語幽咽，佳蟹開展，真軫凝重，元阮清新，蕭篠飄灑，歌哿端莊，麻馬放縱，庚梗振厲，尤有盤旋，侵寢沈靜，覃感蕭瑟，屋沃突兀，覺藥活潑，質術急驟，勿月跳脫，合盍頓落，此韻部之別也。此雖未必切定，然韻近者情亦相近，其大較可審辨得之。⁴²

〈登州海市〉全詩一韻到底，隔句押韻⁴³。詩起首以「東」韻的基調，正如王易《詞曲史》說「東董寬洪」，悠揚銜接一連串「空、中、宮、龍、翁、雄、工、窮、融、鍾、豐、銅、風」等平聲東韻、冬韻寬洪、輕快、節奏和暢的字眼，將人生仕途窮達視如海市虛幻，窮理達觀的處世觀點發揮至顛峰。

柒、結語

蘇軾面對奉召回京的誥命，於登州上任五日，得見海市，欣喜之餘寫下這首著名蓬萊仙境奇幻之景，呈展藉景抒情之圖象美。其詩重點並非在於觀海市景象，而是藉由海市蜃樓寄寓人生仕宦之路，深具道家曠達之思；甚至更以「心知所見皆幻影」一句帶出佛家所言「空」，如夢幻泡影；更運用韓愈、裴度、薛宣典故，在在呈顯出儒家忠君愛國之精神，詩中儒釋道巧妙交織於一爐。以寬洪、輕快的韻調與自己情感脈動，展現寬洪和暢之聲情美。探析此詩章法結構，多以賓主相襯對比美來行文，層層剝筍方式，眾賓形主，將全詩的旨意帶出，見其對過往坎坷仕宦生涯、不斷貶謫，甚至下獄之事的看法，得出是「人爲」非天意，「信我人厄非天窮」。最後以側收結尾之餘韻美，回繳全詩，仕宦之位亦如海市、新詩綺語亦如海市，歷經一連串不幸仕宦沈浮，最後「相與變滅隨東風」，以曠達平靜之心面對人生風雨。

參考文獻

一、古籍

- (漢)司馬遷著 (1995)：《史記》上冊 百衲本二十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漢)東方朔：《海內十洲記》光緒紀元夏月湖北崇文書局開雕，見善本室。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 (1972)：《新校漢書集注》第4冊。臺北：世界書局。
 (晉)伏琛 (1647)：《三齊略記》兩浙督學李際期刊本 清順治丁亥10年。
 (唐)司空圖 (1989)：《二十四詩品·含蓄》《叢書集成續編》第19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社。
 (唐)李吉甫撰 (1983)：《元和郡縣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46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唐)李肇撰 (1959)：《新校唐國史補》。臺北：世界書局。
 (唐)康駢撰 (1983)：《劇談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宋)沈括 (1983)：《夢溪筆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86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⁴² 王易：《詞曲史》下冊〈構律第六〉(臺北：廣文書局，1960年)，頁283。

⁴³ 〈登州海市〉詩押韻的字：「空(上平聲一東)、中(上平聲一東)、宮(上平聲一東)、龍(上平聲二冬)、翁(上平聲一東)、雄(上平聲一東)、工(上平聲一東)、窮(上平聲一東)、融(上平聲一東)、鍾(上平聲二冬)、豐(上平聲一東)、銅(上平聲一東)、風(上平聲一東)」，隔句押韻，一韻到底。見余照春亭著、周基校訂、朱明祥編者：《增廣詩韻集成》(高雄：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2年)，頁1-4、7。



- (宋)黃庭堅 (1993)：《山谷題跋》《叢書集成簡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宋)樂史撰 (1983)：《太平寰宇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46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宋)嚴羽 (1983)：《滄浪詩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8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宋)蘇軾著 (2000)：《蘇軾全集》卷71題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 (1990)：《蘇軾文集》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
- (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 (1990)：《蘇軾文集》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
- (元)王構 (1983)：《修辭鑑衡》《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48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明)陸容 (1983)：《菽園雜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04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清)王文誥 (1987)：《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第5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清)阮元注 (2001)：《十三經注疏·周易》。臺北：藝文印書館。
- (清)聖祖敕編 (1961)《全唐詩》第4冊。臺北：復興書局。
- (清)聖祖敕編 (1961)《全唐詩》第10冊。臺北：復興書局。
- (清)聖祖敕編 (1961)《全唐詩》第16冊。臺北：復興書局。

二、今人著作

- 王易 (1960)：《詞曲史》下冊。臺北：廣文書局。
- 宋文蔚 (1993)：《評注文法津梁》。高雄：復文圖書。
- 洪興祖註 (1962)：《楚辭補註》。臺北：廣文書局。
- 許恂儒 (1989)：《作文百法》。臺北：廣文書局。
- 曹旭 (1994)：《詩品集注·詩品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陳滿銘 (2001)：《章法學新裁》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 陶鼎尼編著 (1986)：《古文筆法探微》。臺南：文杉實業。
- 董小玉 (1992)：《文學創作與審美心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編纂 (1990)：《漢語大詞典》第5冊。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 謝雲飛 (1994)：《文學與音律》。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 蘅塘退士選輯 (1982)：《唐詩三百首》。臺北：佳禾圖書社。
- 羅君籌 (1971)：《文章筆法辨析》。香港：上海印書館。
- 繆鉞等撰 (1987)：《宋詩鑑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三、學位、期刊論文

- 高敏馨 (2004)：《平側章法析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學碩士班畢業論文。
- 林之光 (2012)：〈從氣象學論証蘇軾〈登州海市〉並非造假〉「中國科學報」。

